

供古
字版

元

曲

選

臧晉叔編

冊 下

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



元

曲

選

(全二冊)

定價國幣四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出版者

國學整理社

發行者

世界書局

印刷者

上海大連灣路
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

世界書局

朱太守風雪漁樵記雜劇

第一折

〔沖末扮王安道上詩云〕一葉扁舟繫柳梢。酒開新瓮鮮開包。自從江上爲漁父。二十年來手不抄。老漢會稽郡人氏。姓王雙名安道。別無甚營生買賣。每日在這曹娥江邊堤岸左側。捕魚爲生。我有兩個兄弟。一個是朱買臣。一個是楊孝先。他兩個每日打柴爲活。我那兄弟朱買臣。有滿腹才學。爭奈文齊福不齊。功名不得到手。在這本處劉二公家爲婿。今日遇着暮冬天道。紛紛揚揚。下着如此般大雪。兩個兄弟山中打柴去了。老漢沽下一壺兒新酒。等兩個兄弟來時。與他盪寒。我且在這避風處等待着。這早晚兩個兄弟敢待來了。〔正末扮朱買臣同外扮楊孝先上〕〔楊孝先云〕哥哥。你看這般大雪呵。怎生打柴。不如回去了罷。〔正末云〕小生是這會稽郡集賢庄人氏。姓朱名買臣。幼年頗習儒業。現今於本庄劉二公家作贅。有妻是劉家女。人見他生得有幾分人才。都喚他做玉天仙。此女頗不賢慧。數次家和小生作鬧。小生只得將就讓給他些罷了。小生在這本庄上。結義了兩個朋友。哥哥是王安道。兄弟是楊孝先。哥哥是個捕魚的。兄弟楊孝先和小生一般負薪爲生。俺弟兄每日在堤圈左側。閒談一會。今日紛紛揚揚。下着如此般大雪。凍的手都僵的。怎生打柴。〔歎科〕〔云〕朱買臣。你如今四十九歲也。功名未遂。看何年是你那發達的時節也呵。〔楊孝先云〕哥哥。想咱每日打柴。幾時是了也。〔正末唱〕

〔仙呂點絳脣〕十載攻書。半生理沒學千祿。誤殺我者也之乎。打熬成這一付窮皮骨。

〔混江龍〕老來不遇。枉了也文章滿腹。待何如俺這等謙謙君子。須不比泛泛庸徒。俺也曾蠹簡三冬。依雪聚。怕不的鵬程萬里。信風扶。〔云〕孔子有言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三十而立。四十而不惑。五十而知天命。天那天那。〔唱〕我如今空學成這般膽。膽天才。也不索着我無一搭兒安身處。我那功名在翰林院出職。可則剗地

着我在柴市裏遷除。

〔楊孝先云〕哥哥似俺楊孝先學問不深，這也罷了。哥哥，你今日也寫，明日也寫，做那萬言長策，何等學問，也還不能取其功名，豈非是個天數？〔正末云〕常言道：皇天不負讀書人。天那，我朱買臣這苦可也受的勾了也。

〔唱〕

〔油葫蘆〕說甚麼年少今開萬卷餘，每日家長歎吁，想他這陰陽造化果非誣。常言道：是小富由人做，嗒人這大富總是天之數。我空學成七步才，謾長就大尺軀，人都道書中自有千鍾粟，怎生來偏着我風雪混樵漁。

〔天下樂〕我一會家時復挑燈來看古書，我可便躊躇也波躊躇。那官職有也無，一會家受饑寒，便似活地獄，則俺這朱買臣雖不做真宰輔。〔云〕我雖然不做官，却也和那做官的一般。〔楊孝先云〕哥哥可怎生與做官的一般？〔正末唱〕俺可也伴着他播清名一萬古。

〔楊孝先云〕哥哥說的是。〔正末云〕那江岸邊不是哥哥的漁船，待我叫他一聲。〔做叫科云〕哥哥。〔王安道云〕俺兩個兄弟來了也，快上船來。〔做上船科〕〔王安道云〕你兩個兄弟請坐，老漢沽下一壺兒新酒，等你來盪寒，啖就此處閒攀話。咱。〔楊孝先云〕雪大的緊，着哥哥久等也。〔王安道做遞酒科云〕兄弟滿飲一盃。〔正末云〕哥哥先請。〔王安道云〕兄弟請。〔正末做飲酒科〕〔王安道再遞酒科云〕孝先兄弟，滿飲一盃。〔孝先做飲科〕〔王安道云〕兄弟，嚙開口輪閒話，我想來這會稽城中，有錢的財主，每不知他怎生受用。兄弟細說一遍，我試聽咱。〔正末云〕哥哥，便好道風雪酒家天，據着哥哥說呵，也有那等受苦的人。據着你兄弟說呵，也有那等受用的人。〔王安道云〕兄弟也，可是那一等人受用？〔正末云〕哥哥且休題別處，則說會稽城中，有那等仕戶財主，每遇着那大熱的時節，他也不受熱，遇着那大冷的時節，他也不受冷，哥哥不信時，聽你兄弟說一遍。咱。〔王安道云〕兄弟，你道那財主，每他冬月間不受冷，夏月間不受熱，你說的差了也，可不道冷呵大家冷，熱呵大家熱，偏他怎生受用，你說你說。〔正末唱〕

「村裏好鼓」他道：「下着的是國家祥瑞。」（帶云）哥哥，這雪呵，（唱）則是與那富家每添助。（王安道云）那富貴的人家，怎生般受用快活。（正末唱）他向那紅爐的這暖閣，一壁廂添上獸炭，他把那半羔來淺注。（王安道云）紅爐暖閣，獸炭銀瓶，飲着半羔美酒，遇着這等大雪，果然是好受用也。（正末云）哥哥，他一來可也會受用，第二來又遇着這般好景致。（唱）門外又雪飄飄，耳邊廂風颯颯，把那氈簾來低簌。（王安道云）看這等凜冽寒天，低簌氈簾，半羔美酒正飲中間，還有甚麼人扶侍他。（正末唱）一壁廂有各刺刺象板敲，聽波韻悠悠佳人唱，醉了後還只待笑吟吟酒美沽。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這一會兒雪大風緊，越冷了也。（正末唱）哎，哥也，他每端的便怎知俺這漁樵每受苦。

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我想來你學成滿腹文章，受如此窮寒幾時，是你那發達的時節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元和令】總饒你似馬相如，賦子虛，怎比的他石崇家誇金谷。（王安道云）那有錢的，怎如你這有學的好也。（正末唱）豈不聞冰炭不同爐，也似咱賢愚不並居。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我見這會稽城市中的人，有穿着那寬衫大袖的喬文假醋，詩云：子曰：「可不知他讀書，也不會。」（正末唱）他則待人前賣弄此「好粧梳」，扮一個「義冠士大夫」。

（王安道云）似他這等奢華受用，假扮儒士，難道就無有人識破他的。（正末唱）

【上馬嬌】那一等本下愚，假扮做儒，也動不動一刻地，謊喳呼，見人呵閒言長語三十句。（王安道云）怕不的他外相兒好看，只是那腹中文章須假不得。（正末唱）他虛道是腹隱九經書。

【勝葫蘆】可正是天降人皮包草軀。（王安道云）他也曾看書麼。（正末唱）學料嘴不讀書，他每都道見賢思齊，是說着謬語，那裏也溫良恭儉。（王安道云）那禮節上便不省的，倘遇着人說起詩詞歌賦來，怎生答應。（正末唱）那裏也詩詞歌賦，端的個半星無。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我今日也捕不的魚，兩個兄弟也打不的柴，嚙各自還家去罷。孝先兄弟，你家中借一擔柴。

與你哥哥將的家去。爭奈媳婦兒有些不賢慧。免得他又耍吵鬧。**〔正末唱〕**

〔寄生草〕見哥哥把那魚船纜凍的我手怎舒。**〔王安道云〕**兄弟。好大雪也。**〔正末唱〕**正值着揚風攪雪。可便難停住。你待要收綸罷釣還家去。哎。哥哥也。只怕你披簑頂笠迷歸路。似這等戰欽欽有口不能言。**〔帶云〕**看了哥哥和兄弟這個模樣呵。**〔唱〕**還說甚這晚來江上堪圖處。

〔正末同孝先下〕**〔王安道云〕**俺兩個兄弟去了也。老漢也撐船還家去罷。**〔下〕****〔外扮孤領祗從上詩云〕**寒窗書劍十年客。智勇干戈百戰場。萬里雷霆驅號令。一天星斗煥文章。小官乃大司徒嚴助是也。小官以儒術起家。累蒙擢用。現拜大司徒之職。奉聖人的命。着小官徧巡天下。採訪文學之士。今來到此會稽城外。風又大。雪又緊。左右擺開頭踏。慢慢的行。**〔應科〕****〔正末同孝先冲上〕****〔祗從做打科云〕**噫。甚麼人。避路。**〔孝先下〕****〔孤云〕**住者。兩個人冲着我馬頭。被祗從人打將一個去了。只有這一個放下他那拘繩匾擔。立在道傍。明明是個打柴的了。怎麼身邊有一本書。想必是個讀書的。我試問他咱。兀那打柴的。大雪之中。因何衝着我馬頭。**〔正末云〕**小生是一個貧窮的書生。低着頭迎着風雪。走的快了些。不想誤然間衝着馬頭。望大人則是寬恕咱。**〔孤云〕**你既然是讀書之人。爲何不進取功名。却在布衣中負薪爲生。莫非差矣。**〔正末云〕**大人。自古以來。不只是小生一個。多少前賢。曾受窘來。**〔孤云〕**你看此人貧則貧。攀今覽古。像個有學的。我就問你前賢有那幾個受窘來。你試說一遍。小官拱聽。**〔正末云〕**大人不嫌絮煩。聽小生慢慢的說一遍咱。**〔唱〕**

〔後庭花〕想當日傳說會板築。**〔孤云〕**傳說板築。殷高宗封爲太宰。還再有誰。**〔正末唱〕**更有那倪寬。可便會抱鋤。**〔孤云〕**倪寬是我武帝時御史大夫。還再有誰。**〔正末唱〕**有一個寧戚。曾歌牛角。**〔孤云〕**寧戚叩角而歌。齊桓公舉爲上卿。還再有誰。**〔正末唱〕**有一個韓侯。他也曾去釣魚。**〔孤云〕**韓侯就是那三齊王韓信。果然曾釣魚來。可再有誰。**〔正末唱〕**有一個秦白起。是軍卒。**〔孤云〕**那白起是秦將。起于卒伍之中。再呢。**〔正末唱〕**有一個凍蘇秦。田無牛畝。**〔孤云〕**蘇秦後來并相六國。可怎麼凍的他死。再呢。**〔正末唱〕**有一個公孫弘。曾牧豬。**〔孤云〕**那公孫

弘也是我漢朝的宰相。曾收豬於東海。再呢。〔正末唱〕有一個灌將軍會販履。〔孤云〕那灌嬰我只知他販豬。却不知他販履。〔正末唱〕朱買臣一略數。請相公聽拜覆。

〔青哥兒〕哎。我這裏叮嚀。叮嚀分訴。這都是始貧。始貧終富。〔帶云〕且休說別的。則這一個古人。堪做小生比喻。〔孤云〕可是那個古人。〔正末唱〕則說那姜子牙。正與區區可比。如他也會朝歌市裏爲屠。蟠溪水上爲漁。直捱到滿頭霜雪。八旬餘。纔得把文王遇。

〔孤云〕看此人是個飽學的人。賢士。你說了一日。不知你姓甚名誰。〔正末云〕小生姓朱名買臣。〔孤云〕誰是朱買臣。〔正末云〕小生便是。〔孤云〕左右。快接了馬者。我尋賢士覓賢士。爭些兒當面錯過了。久聞賢士大名。如雷灌耳。今日幸遇尊顏。實乃小官萬幸也。〔正末云〕不敢不敢。〔孤云〕賢士。你平日之間。曾做下甚麼功課來。〔正末云〕小生有做下的萬言長策。向在布衣。不能上達。望大人略加斤正咱。〔孤云〕你將來我看。〔做看科云〕嗨。真乃龍蛇之體。金石之句。賢士。我與你將此萬言長策獻與聖人。到來年春榜動。選場開。我舉保你爲官。你意下如何。〔正末云〕若得如此。多謝了大人。〔唱〕

〔賺煞〕一轉眼選場開。發了願來年去。直至那長安帝都。〔孤云〕據憑賢士錦繡文章。何所不至。〔正末唱〕憑着我錦繡也似文章。敢應舉。〔孤云〕明年去也是遲了。〔正末云〕大人。你道爲何。這幾年不進取功名來。〔孤云〕這可是爲何。〔正末唱〕也是我不得時。可便韞匱藏諸。我若是釣鰲魚。怕不就壓倒羣儒。〔孤云〕賢士。你若去進取功名。豈在他人之下。〔正末唱〕我着晉天下。文人每那一個不拱手的伏。〔孤云〕請賢士收拾琴劍書箱。來年應舉去也。〔正末云〕大人。別的書生用那琴劍書箱。小生則用着身邊一般兒物件。奪取皇家富貴。〔孤云〕賢士。可那一般兒物件。〔正末唱〕憑着這砍黃桑的巨斧。端的便上青霄獨步。〔云〕別的書生說道月中丹桂。若到的那裏。折得一枝回來。足可了一生之願。不是我朱買臣敢說大言也。〔唱〕落可便我把那月中仙桂剷根除。〔下〕

〔孤云〕賢士去了也。小官不敢久停。將此萬言長策。獻與聖人走一遭去。〔詩云〕雖未相逢早識名。爲將長策獻朝廷。買臣若不遭嚴助。空作樵夫過一生。〔下〕

〔音釋〕 會音桂 僵音姜 沒音暮 祿音路 骨音古 蠱音妬 贍傷佔切 栗須上聲 倏離軌切

獄于句切 颯音薩 歛蘇上聲 刺音辣 谷音古 長音丈 築音主 卒從蘇切 伏房夫切

第二折

〔外扮劉二公同旦兒扮劉家女上詩云〕段段田苗接遠村。太公庄上戲兒孫。庄農只得鋤鉋力。答賀天公雨露恩。老漢姓劉。排行第二。人口順都喚我做劉二公。嫡親的三口兒家屬。一個婆婆。一個女孩兒。婆婆早年亡逝已過。我這女孩兒生的有幾分顏色。人都喚他做玉天仙。昔年與他招了個女婿。是朱買臣。這廝有滿腹文章。只恨他假妻靠婦。不肯進取功名。似這般可怎生是好。〔做沉吟科云〕哦。只除非這般孩兒也。你去問朱買臣討一紙兒休書來。〔旦兒云〕這個父親越老越不曉事了。想着我與他二十年的夫妻。怎生下的問他要索休書。〔劉二公云〕孩兒也。你若討了休書。我揀着那官員士戶財主人家。我別替你招了一個。你若是不討休書呵。五十黃桑棍。決不饒你。快些去討來。〔下〕〔旦兒做歎科云〕待討休書來。我和朱買臣是二十年的夫妻。待不討來。父親的言語又不敢不依。罷罷罷。我且關上這門。朱買臣敢待來也。〔正末拏拘繩匾擔上云〕這風雪越下的大了也。天阿你也有那住的時節也呵。〔唱〕

〔正宮端正好〕我則見舞飄飄的六花飛。更那堪這昏昏慘慘的兀那彤雲靄。恰便似粉粧成殿閣樓臺。有如那擣綿扯絮隨風灑。既不沙却怎生白茫茫的無個邊界。

〔滾繡球〕頭直上亂紛紛雪似篩。耳邊廂颯剌剌風又擺。〔帶云〕可端的便這場冷也呵。〔唱〕此的勿勿勿。暢好是冷的來奇怪。〔帶云〕天那天那。〔唱〕也則是單注着這窮漢每月值年災。〔帶云〕似這雪呵。〔唱〕則俺那樵夫每怎打柴。便有那漁翁

也索罷了。鈞臺〔帶云〕似這雪呵〔唱〕則問那映雪的書生安在。便是凍蘇秦也怎生去擗筆巡街。則他這一方市戶有那千家閉。抵多少十謁朱門九不開。〔帶云〕似這雪呵〔唱〕教我委實難捱。

〔云〕來到門首也。劉家女。開門來。開門來。〔旦兒云〕這喚門的正是俺那窮廝。我不聽的他喚門。萬事罷論。纔聽的他喚門。我這惱就不知那裏來。我開開這門。〔做見便打科云〕窮短命。窮弟子孩兒。你去了。一日光景。打的柴在那裏。〔正末云〕這婦人好無禮也。我是誰。你敢打我。〔唱〕

〔倘秀才〕我纔入門來。你也不分一個皂白。〔旦兒云〕我不敢打你那。〔正末唱〕你向我這凍臉上不倖。你怎麼左攔來右攔。〔旦兒云〕我打你這一下。有甚麼不緊。〔正末唱〕哎。你個好歹鬪的婆娘。〔云〕我不敢打你那。〔旦兒云〕你要打我那。你要打。這邊打。那邊打。我舒與你個臉。你打你打。我的兒。只怕你有心沒膽。敢打我也。〔正末唱〕你個好歹鬪的婆娘。可便忒利害。也只爲那雪壓着我脖項。着這頭難舉。冰結住我髭髯。着這口難開。〔旦兒云〕誰和你料嘴哩。〔正末唱〕劉家女倖。你與我討一把兒家火來。

〔旦兒云〕哎呀。連兒盼兒。愁頭哈叭刺。梅鳥嘴。相公來家也。接待相公。打上炭火。釀上那熱酒。着相公盪寒。問我要火。休道無那火。便有那火。我一瓢水潑殺了。便無那水呵。一個屁也迸殺了。可那裏有火來。與你這窮弟子孩兒。〔正末云〕兀那潑婦。你休不知福。〔旦兒云〕甚麼福。是是。前一幅後一幅。五軍都督府。你老子賣豆腐。你妳妳當轎夫。可是甚麼福。〔正末唱〕

〔滾繡球〕你每日家橫不拈。豎不擡。〔旦兒云〕你將來波有甚麼大綾大羅。洗白復生高麗。襪絲布。大紅通袖膝襴。仙鶴獅子的胸背。你將來我可不會裁。不會翦。我可是不會做。〔正末云〕我雖無那大綾大羅與你。我呵。〔唱〕慣的你千自由。百自在。〔旦兒云〕你這般窮。再不着我自有些兒。我少時跟的人走了也。窮短命。窮弟子孩兒。窮醜生。〔正末唱〕我雖受窮呵。我又不曾少人甚麼錢債。〔旦兒云〕你窮再少下人錢債。割了你窮耳朵。剝了你窮眼睛。把你皮也剝了。我兒也。休嚮嘴。晚些下鍋的米也。

沒有哩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使，咱家裏雖無那細米，呵你覷去者波。〔唱〕我比別人家長攢下些乾柴。〔旦兒云〕你看麼？我問他要米，他則把柴來對我。可着我吃那柴，穿那柴，咽那柴，止不過要燒的一把兒柴也那。〔正末唱〕你是個壞人，倫的死像胎。〔旦兒云〕窮短命，窮剝皮，窮割肉，窮斷脊梁肋的。〔正末唱〕你這般毀夫主，暢不該。〔旦兒云〕我兒也，鼓樓房上琉璃瓦，每日風吹日晒，電子打，見過多少振撼，倒怕你清風細雨洒。我和你頂磚頭對口詞，我也不怕你。〔正末云〕止不過無錢也囉，你理會的好人家好家法，你這等惡人家惡家法。〔唱〕哎，劉家女使，你怎生只學的這般惡，又白賴。〔旦兒云〕窮弟子，窮短命，一世兒不能勾發跡。〔正末云〕由你罵，由你罵，除了我這個窮字兒。〔唱〕你可便再有甚麼將我來栽排。〔旦兒云〕可也勾了你的了。〔正末云〕留著些熱氣，我且溫肚咱。〔唱〕則不如我側坐著土坑，這般頻攙着膝。〔旦兒云〕似這般窮活路，幾時捱的徹也。〔正末云〕這個反婆娘，害殺人也波。天那天那。〔唱〕他那裏斜倚定門兒，手托著腮，則管哩放你那狂乖。

〔旦兒云〕朱買臣，巧言不如直道，買馬也索糶料，耳簷兒當不的胡帽，牆底下不是那避雨處，你也養活不過我來。你與我一紙休書，我揀那高門樓大糞堆，不索買卦有飯吃，一年出一個叫化的。我別嫁人去也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，你這等言語，再也休說，有人算我明年得官也。我若得了官，你便是夫人縣君娘子，可不好那。〔旦兒云〕娘子娘子，倒做著屁眼底下穠子。夫人夫人在磨眼兒裏，你砂子地裏放屁，不害你那口穠，動不動便說做官，投到你做官，你做那桑木官，柳木官，這頭端著那頭掀，吊在河裏水判官，丟在房上晒不乾，投到你做官，直等的那日頭不紅，月明帶黑，星宿斲眼，北斗打呵欠，直等的蛇叫三聲狗拽車，蚊子穿著兀刺靴，蟻子戴著煙氈帽，王母娘娘賣餅料，投到你做官，直等的炕點頭，人擺尾，老鼠跌脚笑，駱駝上架兒，麻雀抱鵝彈，木伴哥生娃娃，那其間你還不得做官哩。看了你這嘴臉，口角頭，鰓紋，驢也跳不過去，你一世兒不能勾發跡，將休書來，將休書來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，那先賢的女人，你也學取一個波。〔旦兒云〕這厮窮則窮，攀今覽古的，你著我學那一個古人。你說，你妳妳試聽咱。〔正末唱〕

【快活三】你怎不學賈氏妻。只爲射雉如皋笑。鬚鬢開。〔旦兒云〕我有什麼歡喜在那裏。你着我笑。〔正末云〕你不笑。敢要哭。我就說一個哭的。〔唱〕你怎不學子孟姜女。把長城哭倒也則一聲哀。〔旦兒云〕朱買臣窮叫化頭。我也沒工夫聽這閒話。將休書來。休書來。〔正末唱〕你則管哩。便胡言亂語。將我廝花白。你那些三個將我似舉案齊眉待。

〔旦兒云〕快將休書來。〔正末唱〕

【朝天子】哎。我罵你個巨耐。〔旦兒云〕你巨耐我甚麼。〔正末唱〕巨耐你個賤才。〔旦兒云〕將休書來。休書來。〔正末云〕這個歹婆娘。害殺人也波。天那天那。〔唱〕可則誰似你那索休離舌頭兒快。〔旦兒云〕四村上下老的每。都說劉家女有三從四德哩。〔正末云〕誰那般道來。〔旦兒云〕是我這般道來。〔正末唱〕你道你便三從四德。〔旦兒云〕你說去。是我道來。我道來。〔正末唱〕你敢少他一畫。〔云〕劉家女。你有一件兒好處。四村上下別的婦人都學不的你。〔旦兒云〕可又來。我也有那一樁兒好處。你說我聽。〔正末唱〕劉家女。你比別人家愛富貴。你也敢嫌俺這貧的忒煞。〔旦兒云〕你這破房子東邊刮過風來。西邊刮過雪來。恰似漏星堂也似的。虧你怎麼住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。這破房子裏你便住不的。俺這窮秀才正好住。〔唱〕豈不聞自古寒儒在這冰雪堂何礙。〔旦兒云〕你也不怕人嗔怪。〔正末云〕哎。天那天那。〔唱〕我本是個棟梁材。怎怕的人嗔怪。〔旦兒云〕你是一個男子漢家。頂天立地。帶眼安眉。連皮帶骨。帶骨連筋。你也掙箇些兒波。〔正末云〕我和他唱叫了一日。則這兩句話傷着我的心。兀那劉家女。這都是我的時也。運也。命也。豈不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。則這天不隨人呵。〔唱〕你可怎生着我掙箇。〔旦兒云〕你也佈擺些兒波。〔正末唱〕你怎生着我佈擺。〔旦兒云〕你做拿匾擔拘繩放前科云。則這的便是你營生買賣。〔正末云〕天那天那。〔唱〕我須是不得已。仍舊的擔柴賣。

〔旦兒云〕我恰纔不說來。你與我一紙休書。我別嫁個人。我可戀你些甚麼。我戀你南庄北園。東閣西軒。旱地上田。水路上船。人頭上錢。憑着我好描條好眉面。善裁剪。善針線。我又無兒女廝牽連。那裏不嫁個大官員。對

着天會罰願。做的鬼到黃泉。我和你麻線道兒上不相見。則爲你凍妻餓婦二十年。須是你姝姝心堅石也穿。窮弟子孩兒。你聽者。我只管戀你那布襖荆釵。做甚麼。〔正末唱〕

【脫布衫】哦。既是你不戀我這布襖荆釵。〔旦兒云〕街坊鄰里聽着。朱買臣養活不過媳婦兒。來廝打哩。〔正末云〕你這般叫怎麼。我寫與你則便了也。〔旦兒云〕這等快寫快寫。〔正末唱〕又何須去拽巷也。波囉街。〔旦兒云〕你洗手也不會。〔正末唱〕我止不過畫與你個手模。〔云〕兀那劉家女。你要休書。則道我這般寫與你便乾罷了那。〔旦兒云〕由你寫。或是跳牆驀圈。翦柳糊包兒。做上馬強盜。白晝搶奪。或是認道士。認和尚。養漢子。你則管寫不妨事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。我則在這張紙上。將你那一世兒的行止都教廢盡了也。〔唱〕我去那休書上朗然該載。

【云】劉家女。那紙墨筆硯俱無。着我将甚麼寫。〔旦兒云〕有有有。我三日前預准備下了落鞋樣兒的紙。描花兒的筆。都在此。你快寫。你快寫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也。須的要個桌兒來。〔旦兒云〕兀的不是桌兒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。你撥過桌兒來。你便似個古人。我也似個古人。〔旦兒云〕只管有這許多古人。你也少說些罷。〔正末唱〕【醉太平】卓文君。你將那書桌兒便快擡。〔旦兒云〕你可似誰。〔正末唱〕馬相如。我看看你怎的把他去支劃。〔旦兒云〕紙筆在此。快寫了罷。〔正末唱〕你你你。把文房四寶快安排。〔云〕劉家女。我寫則寫。只是一件。人都算我明年得官。我若得了官呵。把個夫人的名號與了別人。你不乾受了二十年的辛苦。〔旦兒云〕我辛苦也受的勾了。委實的捱不過。是我問你要來。不干你事。〔正末云〕請波請波。〔唱〕你也索回頭兒自揣。〔旦兒云〕我揣個甚麼。是我問你要休書來。不干你事。〔正末唱〕非是我朱買臣不把你糟糠待。赤緊的玉天仙忍下的心腸歹。〔帶云〕罷罷罷。〔唱〕這梁山伯也不戀你祝英臺。〔云〕任從改嫁。並不爭論。左手一箇手模將去。〔唱〕我早則寫與你個賤才。

【旦兒云】賤才賤才。一二日一雙繡鞋。我是你家姝姝。將來我看。這休書咱寫着道。任從改嫁。並不爭論。左手一個手模。正是休書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。這休書上的字樣。你怎生都認的。〔旦兒云〕這休書我家裏七八板箱

哩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風雪越大了。天色已晚。這些時再無去處。借一領蓆薦兒來。外間裏宿到天明。我便去也。
〔旦兒云〕朱買臣想俺是二十年的兒女夫妻。便怎生下的趕你出去。投到你來呵。我秤下一斤兒肉。裝下一壺兒酒。我去取來。〔做出門科云〕我出的這門來。且住者。這廝倒乖也。他既與了我休書。還要他在我家宿。則除是怎的呀。我道是誰。原來是安道伯伯。你家裏來。朱買臣在家裏。伯伯你到裏面坐。我喚朱買臣出來。〔再入門科云〕朱買臣。王安道伯伯在門首。你出去請他進來坐。〔正末云〕哥哥在那裏。請家裏來。〔旦兒推末出門科云〕出去。我關上這門。朱買臣。你在門首聽者。你當初不與我休書。我和你是夫妻。你既與了我休書。我和你便是各別世人。你知道麼。疾風暴雨。不入寡婦之門。你再若上我門來。我搗了你這廝臉。〔正末云〕他賺我出門來。關上這門。則是不不要我在他家中。劉家女。你既不開門。將我這拘繩匾擔來還我去。〔旦兒云〕我開嘆這等道兒。沙地裏井都是俺淘過的。你賺的我開開門。他是個男子漢家。他便往裏擠。我便往外推。他又氣力大。便有十八個水牛拽也拽不出去。你要拘繩匾擔。你看着我。我打這貓道裏搬出來。〔正末云〕兀那婦人。你在門裏面聽者。你恰纔索休的言語。在我這心上。恰便似印板兒一般記着。異日得官時。劉家女。你不要後悔也。〔旦兒云〕既討了休書。我悔做甚麼。〔正末云〕劉家女。嚙兩個個唱叫。有個比喻。〔旦兒云〕喻將何比。〔正末唱〕

〔三煞〕你似那碓硃石比玉何驚駭。魚目如珠不揀擇。我是個插翅的金鵬。你是個沒眼的燕雀。本合兩處分飛。焉能勾百歲和諧。你則待折靈芝。喂牛草。打麒麟。當羊賣。摔瑤琴。做燒柴。你把那沉香木來毀壞。偏把那臭榆栽。

〔二煞〕那知道歲寒然後知松柏。你看我似糞土之牆朽木材。斷然是捱不徹饑寒。禁不過氣惱。怎知我守定心腸。留下形骸。但有日官居八座。位列三台。日轉千堦。頭直上打一輪皐蓋。那其間誰敢道我負薪來。〔隨煞尾〕我直到九龍殿裏題長策。五鳳樓前聘壯懷。我若是不得官和

姓改。將我這領白襪衫脫在玉階。金榜親將姓氏開。勅賜宮花滿頭戴。宴罷瓊林微醉色。狼虎也似弓兵兩下排。水確銀盆一字兒擺。恁時節方知這個朱秀才。不要你插插花。花認我來。哭哭啼啼淚滿腮。你這般怨怨哀哀。磕着頭拜。〔云〕兀那馬頭前跪着的是劉家女麼。祇候人與我打的去。〔唱〕那其間我在馬兒上。醉眼朦朧將你來並不睬。〔下〕

〔旦兒云〕朱買臣。你去了罷。你則管在門首唧唧噥噥怎的。〔做聽科云〕呀。這一會兒不聽的言語來。〔做開門科云〕開開這門。朱買臣你回來。我勸你要。悔他真個去了。他這一去心裏敢有些怪我哩。我既討了休書。也不敢久停久住。回俺父親的話。走一遭去。〔下〕

〔音釋〕 鉤音袍 阿何哥切 彤音同 搏詞纖切 擲聲卯切 白巴埋切 擲乖上聲 愁音酣 瓊

音模 雹音薄 撓初銜切 壓音掩 巨音頗 德當美切 畫胡乖切 煞音晒 闔音僨

擔平聲 劉胡乖切 攪粗酸切 穢音武 秩音夫 擇池齋切 擇音洒 柏音擺 禁平聲

策釵上聲 色篩上聲

楔子

〔王安道上云〕老漢王安道。因爲連日大雪。不會出去捕魚。只在家裏閒坐。却不知我那兩個兄弟可是如何。〔劉二公上云〕冰不搭不寒。木不鑽不着。馬不打不奔。人不激不發。我劉二公爲何道這言語。只因朱買臣苦戀着我女孩兒玉天仙。不肯去進取功名。昨日着女孩兒強索他寫了一紙休書也。我暗地裏却將着這十兩白銀。一套綿衣。送與王安道。教他齋發朱買臣上朝取應去。若得一官半職。改換家門。可不好也。我如今往見王安道走一遭去。可早來到他家門首。安道哥哥在家麼。〔王安道云〕甚麼人喚門哩。我開開這門。我道誰。元來是劉二公。老的你那裏去來。〔劉二公云〕安道哥哥。我別無甚事。我家女孩兒問你兄弟朱買臣索了休書也。〔王安道云〕老的你差了也。想兄弟朱買臣學成滿腹文章。異日爲官。不在他人之下。爲何問他索了休書。〔劉二公云〕那裏是真個問他索休書。因爲他偃妻靠婦。不肯進取功名。只管在山中打柴爲生。幾時是那

發跡的日子。我着玉天仙明明的索了休書。老漢暗備下這十兩白銀。一套綿衣。寄在哥哥根前。等你那兄弟來辭你呵。你齎發他上朝取應去。若得一官半職。改換家門。認俺不認俺。哥哥。你則做一個大大的證見。〔王安道云〕「老的。這個你主的是。等他來辭我時。我自有個見識。老的也。你放心的去。久已後他不認你時。都在老漢身上。」〔劉二公云〕「怎的呵。老漢回去也。」〔下〕〔王安道送科云〕「劉二公去了。朱買臣兄弟。這早晚敢待來也。」〔正末上云〕「小生朱買臣。自從與了劉家女一紙休書。我要上朝取應。不免辭別王安道哥哥。走一遭去。」〔做見科云〕「呀。兀那門首不是哥哥。」〔王安道云〕「兄弟。你來了也。請裏面坐。」〔楊孝先上云〕「且喜今日雪晴了也。我要去打柴。就順路看我王安道哥哥去。」〔做見科〕「王安道云」兄弟。你正來的好。一發同進去。買臣兄弟。你今日爲何面帶憂容。」〔正末云〕「哥哥。你兄弟與那婦人一個了絕也。」〔王安道云〕「你休了媳婦兒。兄弟。你如今可往那裏去。」〔正末云〕「你兄弟要上朝取應去。辭別哥哥來也。」〔王安道云〕「好兄弟。你若到京師得一官半職。改換家門。不強似你打柴爲生。只是你如今應舉去。可有甚麼盤纏。」〔正末云〕「正憂着這件。你兄弟怎得那盤纏來。」〔楊孝先云〕「我想哥哥學成滿腹文章。不去應舉。怎麼能勾發達時節。只是兄弟貧難。連自己養活不過。那討一盤盤纏相送。如何是好。」〔王安道云〕「兄弟。你哥哥在這江邊捕魚。二十年光景。積攢下十兩白銀。又有新做下一套綿衣。都是我身後的底本兒。兄弟。你如今上京求官應舉去。我一發都與了你。一路上好做盤纏。久以後得官時。你則休忘了你哥哥者。」〔楊孝先云〕「這儘勾盤纏了。」〔正末云〕「若得如此。索是謝了哥哥。受你兄弟幾拜咱。」〔做拜科〕「王安道云」兄弟免禮。」〔正末云〕「哥哥。今年也則是朱買臣。到來年也則是朱買臣。哥哥記着。你兄弟臨行之時。說的兩句話。」〔王安道云〕「兄弟。可是那兩句話。」〔正末云〕「哥哥。道不的個知恩報恩。風流儒雅。知恩不報。非爲人也。」〔王安道云〕「兄弟。我是個不讀書的人。你說的話。恰便似印在我這心上。我則記着知恩報恩。風流儒雅。知恩不報。非爲人也。兄弟此一去。則要你着志者。」〔正末云〕「哥哥放心。」〔唱〕

【仙呂賞花時】十載詩書曉夜習。〔楊孝先云〕「哥哥此去。必然爲官也。」〔正末唱〕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」〔王安道云〕「兄弟。你哥哥專聽喜信哩。」〔正末唱〕「你是必耳打聽好消息。」〔做拜別科〕「王安道云」兄弟。你小心在意者。」〔正末唱〕「休囑付。小心在意。我可敢包奪的一個。」

錦衣歸〔下〕

〔王安道云〕買臣兄弟去了也。他此一去必得成名。我眼望旌捷旗。〔楊孝先云〕耳聽好消息。〔同下〕

〔音釋〕 搭音鬧 習星西切 息喪擠切

第三折

〔劉二公上云〕事要前思。免勞後悔。誰想朱買臣得了官。肯分的除授在俺這會稽郡做太守。我想來他若說起這前情。俺可怎了也。我如今且着孩兒在家中烹下那炆煊茶兒。烙下些椶頭燒餅兒。等張敞古那老兒來問他一聲。便知道個好友。這早晚那張敞古敢待來也。〔正末扮張敞古上叫云〕笨籬馬杓。破缺也換那。〔詩云〕月過十五光明少。人到中年萬事休。兒孫自有兒孫福。莫與兒孫作馬牛。老漢是這會稽郡集賢庄人氏。姓張做着個撚靶兒的貨郎。人見我性子乖劣。都喚我做張敞古。三日五日去那會稽城中打勾些物件。則見那城中百姓每。三個一攬。五個一簇。說道是接待新太守相公哩。我道我也看一看。怕做甚麼。無一時則見那西門骨刺刺的開了。那骨朵衙仗。水罐銀盆茶。褐羅傘下五明馬上。端然坐着個相公。百姓每說看去來波。老漢也分開人叢。不當不正。站在那相公馬頭前。我不見那相公時。萬事都休。我見了那相公。不由我眼中撲簌簌的只是跳。你道是誰。原來是俺這本村裏一個表姪朱買臣。他今日得了官也。我是他鄉中伯伯哩。我叫他一聲。怕做甚麼。我便是道朱買臣。倒不叫這一聲。萬事都休。恰纔叫了這一聲。則見那挺脊梁不着的大漢把老漢恰便似鷹拏燕雀。牽到那相公馬頭前。喝聲當面着我磕撲的跪下。爹爹。我老漢死也。我則道相公不知打我多少。元來那相公寬洪大量。他着我擡起頭來。我道老漢不敢擡頭。他道你爲甚麼不擡頭。我道我直到二月二那時。可是龍擡頭。我也不敢擡頭。那相公道。恕你擡頭。老漢只得擡起頭來。那相公認的是我張敞古也。那相公滾鞍下馬。在那道傍邊放下那栲栳圈銀交椅。着兩個公吏人把老漢按在那栲栳圈銀交椅上。那相公納頭的拜了我兩拜。拜的我個頭恰便似那量米的栲栳來大小。我道相公拜殺老漢也。那相公道。伯伯。你吃御酒麼。我道老漢酒便吃。却不曾吃什麼御酒。他道那個御酒是朝廷賜的黃封御酒。一連勸老漢吃了三鍾。他便道伯伯。你孩兒公事忙。不曾探望的伯伯。伯伯休怪。老漢道。不敢不敢。那相公上的馬去了。老漢挑起

擔兒。恰待要走，則見那相公嫡溜的撥回馬來，問道：伯伯，王安道哥哥好麼？我說道：快，楊孝先兄弟好麼？我說道：快。他把那四村上下，姑姑姨姨，嬌子伯娘，兄弟妹子，都問道好麼？我說道：都快。那相公撥回馬去了。老漢挑起擔兒，恰待要走，則見那相公嫡溜的又撥回馬來，問道：那劉二公家那個妮子還有麼？我道：相公，你問他怎的。那相公道：伯伯，你不知道，你見他時，說你姪兒這般威勢。我道：老漢知道。那相公上馬去了。我挑起這擔兒，往村裏來賣。老漢平生一世有三條戒律：第一來不與人作保，第二來不與人作媒，第三來不與人寄信。我待不寄信來，想着那相公拜了兩拜，道了又道，說了又說。這般怎的？呆弟子孩兒，漫坡裏又無人，見鬼的也似自言自語，絮絮聒聒的，你寄信不寄信，也只憑得你。張撇古誤了買賣也。（做走科，叫云）笨籬馬杓，破缺也換那。（唱）

【中呂粉蝶兒】我每日家則是轉躡波尋村，題起這張撇古，那一個將我來不認。（做走科，叫云）笨籬馬杓，破缺也換那。（唱）我搖着這蛇皮鼓，可便直至庄門。小孩兒每搭着銅錢兜着米豆。（云）三個一攬，五個一簇，都要子哩。聽的我這蛇皮鼓兒響處，說道張撇古那老子來了也。略買砂糖魚兒吃去波。（唱）則他把我的似聞風兒尋趣。若遇見朱太守的夫人，索與他寄一個燒的着療的着風信。

【醉春風】你看我抖搜着老精神，我與你便花白麼？娘那小賤人，想着你二十載夫妻，怎下的索休離。這妮子你暢好是狠狠，道不的個一夫一婦，一家一計，你可甚麼一親一近。

（云）這裏是劉二公家門首，搖動這不環鼓兒。若那老子出來呵，我着幾句言語，我直着心疼殺那老子便罷。（做搖鼓科，叫云）笨籬馬杓，破缺也換那。這個是那老子出來也。（劉二公上，云）來了也。這不環鼓兒響的是那老子，我出去問他一聲。（做見科，云）拜揖。（張云）拜揖拜揖，我少你那拜揖。（劉二公云）快麼？（張云）快不快，你甚事？（劉二公云）誰惱着你來？（張云）可不會惱着我來。（劉二公云）老的也。這兩日不見，你往那裏來？（張云）我往城裏去來。（劉二公云）老的也。城裏有甚麼新事？（張云）無甚麼新事。一貫鈔買一個大燒餅。